羣鶯亂飛

文：馮衛　圖：家裕

我從未勉強你上床

尊尼遇了一家川菜館即走，沈蕙後來找到他，他們飲酒時，她問他想與混血兒上床嗎，答道：「不想。」

「你和她講愛情，洩慾找我？」沈蕙有些生氣。

「我從未勉強你上床。」

「以後我們不再上床了。」

「你聽我說：我懷疑那個老朋友和你上過床，他對你有幫助。如果沒有他，我和你的感情會發展……」

「結婚？」

「也有這可能，我們以後同到外國。」

「我不曾和老朋友上過床，但信不信由你了。當然你有權不信。」

「我不信。」

以後他們的談話少了。沈蕙要付帳時，尊尼要阻止，她道：

「我言出有信呢！今天非我請不可。」

尊尼不再阻止了。他們後來握別于她家樓下。此夕沈蕙上床，忽然與常恒在跳華爾滋，尊尼出現，把常恒一拳擊倒在地，她即自夢中醒過來，從此失眠了長久。翌日返工遲到，中午接到常恒的電話：

「我沒有工作了，將和兩個同事去吃飯。」

「兩位小姐出去午膳，等她們回來，我和謝太出去了。」

「決定如此吧！拜拜！」

朱、陳二女職員回來了，兩位波士去咖啡店。購罷回來，店裡有一對日本夫婦，似都不到三十歲，身材很高。當大家送客後，謝太對三人道：

「現在我們不能再叫東洋矮子了，日本人真高。」

「他們國民經濟發展得快，營養好。大陸來的青年中年人却矮小呢！」沈蕙說。（五六）

「生意很好？」

「過得去，好的是返工後從未吃過湯糰。」

「吃湯糰是上海話，萬一……」

「萬一怎樣？大佬！」

「萬一你們到夜八點還未開齋時，你還一樣自己所喜歡的東西，說是我買的，明天通知我，我來付帳，買了送你，還叫做補糰。」

「不要不要。」沈蕙口中如此說，心裡是感激的。

二五：愚昧無知喀指揮

那些愚昧無知的工農兵幹部，都受到重用，反而那些有思想有靈魂的知識分子幹部，却受到壓制。這就是爲什麼建國以來，共產黨犯的錯誤那麼多，原因就在這裡。那些沒有知識的人坐在高位，瞎指揮一通，由外行領導內行，內行的反而要聽從外行人的指揮，縱使是錯誤的決策也要執行，直至行不通，造成大浪費，却稱爲交學費。

楊之江剛好處身在毛澤東的極左思想發揮威力的時期，他以一個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，去對抗被極左思想武裝到了毛細管的轉業部隊政工幹部，一下子就打落了十八層地獄，那是可以想見的。

青春作伴　■王方

一批大學生留下工作，是雲泙、羅定原領導幹部的決策，原因是，那些南下幹部與部隊轉業幹部，不懂本地話，不了解民情，難以展開工作，要借助這一班生力軍，有知識，懂民情，又能與當地民衆作語言方面的溝通，才能做好工作。

不料那一批參加過廣東游擊戰的幹部，紛紛以地方主義的罪名被打了下去，改由南下幹部與部隊轉業幹部所取代，這麼一來，矛盾又再一次出現。像楊之江這一類新參加工作的幹部，當然不能以地方主義入罪，剛好反右運動開始，那就借這個運動，把他打了下去。

二五：愚昧無知瞎指揮

那些愚昧無知的工農兵幹部，都受到重用，反而那些有思想有靈魂的知識分子幹部，却受到壓制。這就是爲什麼建國以來，共產黨犯的錯誤那麼多，原因就在這裡。那些沒有知識的人坐在高位，瞎指揮一通，由外行領導內行，內行的反而要聽從外行人的指揮，縱使是錯誤的決策也要執行，直至行不通，造成大浪費，却稱爲交學費。

楊之江剛好處身在毛澤東的極左思想發揮威力的時期，他以一個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，去對抗被極左思想武裝到了毛細管的轉業部隊政工幹部，一下子就打落了十八層地獄，那是可以想見的。

青春作伴　■王方

一批大學生留下工作，是雲泙、羅定原領導幹部的決策，原因是，那些南下幹部與部隊轉業幹部，不懂本地話，不了解民情，難以展開工作，要借助這一班生力軍，有知識，懂民情，又能與當地民衆作語言方面的溝通，才能做好工作。

不料那一批參加過廣東游擊戰的幹部，紛紛以地方主義的罪名被打了下去，改由南下幹部與部隊轉業幹部所取代，這麼一來，矛盾又再一次出現。像楊之江這一類新參加工作的幹部，當然不能以地方主義入罪，剛好反右運動開始，那就借這個運動，把他打了下去。

二四：大功臣

慧清聽得頻頻點頭，片刻她說：

「第二，好，我樂意幹，就拿出二十萬，當作今年度宣傳費一部份，但我們幹了，會引起衞氏機構對我們仇視嗎？」

「他們搞地產，我們搞西餅麵包，風馬牛不相及。有說同行如敵國，而我們跟衞氏不同行！」媛媛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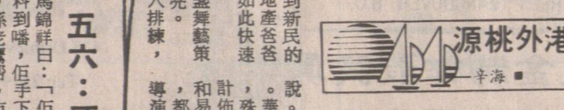
「你的咀越來越了得！」慧清欣然說。

「事實，對我們公司有利的事，就不要放過！咀巴再了得，也不離事實！」媛媛說。

「好吧！你把那鬍鬚仔叫來！」慧清說。

這一趟，媛媛游說成功，她成了挽救舞團和「尋根的女郎」演出告吹的大功臣！

一張二十五萬元支票交到新民的手上。他即刻邀周十萬給地產爸爸。幸雪敏只打一個電話去羅氏戲院，殊榮便充任美術主任，繼續設計佈景，指揮工匠製作。當衞新民和易敏知道殊榮是在英國學電影的，都嘆着委屈了殊榮，邀請他加入導演團。



港外桃源　■辛海

二六